

大港的山水、老街老屋和方言(上)

■文/赵怀德

大港，镇江东乡的一个古镇，有三千多年历史。它是我的家乡，我在那儿生活了二十年，其后外出求学工作。半个世纪后再回大港，看着它旧貌变新颜，记忆里那一座座山、一道道河、一条条老街、一座座老屋便又浮现眼前。

大港人叫长江扬子江。记忆中扬子江水浩浩荡荡，白浪翻滚，浪头拍打着江岸。江边除了姚镇班码头，就是茂密的芦柴滩。芦柴滩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。春天挖野菜、打粽叶，夏天捉鱼虾，掏螃蟹，秋天挖芦根，冬天采下芦花扎成把子，用来代替鸡毛掸子。

那时姚镇班是大港到镇江唯一的交通工具。1956年大港才通汽车，而且一天只有两班，人们上镇江大多乘姚镇班。轮船在江中心鸣鸣叫了，乘客便从长长的跳板登上划子船。划子船搏风击浪，靠上轮船后乘客再从划子船登上轮船。到对岸的洲上（高桥），也是乘划子船。遇上大风，划子船会

停开，任你有再着急的事情也过不了江。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机帆船，80年代才造了汽渡码头，去年才通了公共汽车。

大港镇中心还有一条直通长江的大河，河上有四座桥：青石桥、太平桥、洗钵桥、人顶桥。潮涨潮落，河水永远那么清澈干净，不仅灌溉田地，还是饮水之源。河的两岸有许多码头，一级级的石阶供人们从河里取水，在河边洗菜，淘米，洗衣服。把河水挑回家，放一点儿明矾沉淀一会儿，就能烧饭、烧开水。

还有大大小小的池塘。我家老屋前有清洗杂物、挑水浇灌菜地的尿布塘，后有淘米、洗菜的洗菜塘。屋前还有一条小溪。溪水汨汨，清如明镜。小时候我们常在溪边捉小鱼小虾。夏天大暴雨，山水哗哗地流下来，我和小伙伴们会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把渔网张在小溪里捉鱼虾。

大港周围的山，连绵不断但大都不高，最高的是圌山和五峰

山，最出名的山是烟墩山。

烟墩山因1954年出土了国宝级文物宜侯夨簋而闻名，它是吴国历史文化的一个坐标，证明了镇江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

乔木山在古镇南面，满山草木茂密，山脚下有大港赵氏始祖赵子禠的墓。小时候，常去山上割草，晒干了做柴火烧饭。山势陡峭，挑两大捆草下山很难走，为省力气，就把大捆的草从山上滚下来。我跟大人去割草，常到赵子禠的墓玩耍。那里松柏参天，草木葱茏，有两根挺拔的石柱与一座牌坊，牌坊前不远有一汪水塘。站在牌坊前，可以看到车碾过陡峭的山涧。

锣鼓山在古镇东面，与东岳庙遥遥相对。出了东岳庙山门，向南走，过了人顶桥，不多远就可登上锣鼓山。外婆家在江南第一村华山村，每次去她家都在锣鼓山下经过，只是从未登过。

锣鼓山再向东就是横山。横山松树多，我常和同学去打松

果。松果可以当柴火烧。我们每人带一根长长的竹竿，顶端绑一个用粗铁丝弯成的钩。竹竿一敲，一个个松果便落在地上，掉不下来的，再用钩子死命地钩一下。松树上常有松鼠窜来窜去，偶尔也有野鸡飞，野兔跑，我们便丢下竹竿一个劲儿追赶。

圌山和五峰山耸立在长江边上。圌山顶峰有座圌山塔，原名报恩塔。小时候，清明节我都跟随大人爬圌山。那时候古楞伽禅寺已被日寇烧毁，仅仅剩下断垣残壁。圌山塔也惨遭破坏，底座有一大窟窿，塔身砖块剥落，只“报恩塔”三字依旧清晰可见。五峰山麓的绍隆禅寺也是著名的景点。寺内有一块近5平方米大的地方，每年都在微微隆起。这块“活地”千年来都在长高，近年来长高的速度在加快，2011年就长高了8厘米。但关于“活地”长高的原因，争论多年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

“培根”是什么

■文/孙建平

欧尚一层有家小店，店名叫“丸来丸趣”。店也不大，很是时尚。全透明的操作间，外面摆几张小桌，卖一些小吃。那天，下班了，我在那里转转，想买一个鸡蛋饼，就跟售货员要了一款最简单的，6元一个。服务员在现做，我就傻乎乎地在一旁看。在我前面有个人也买了一个，并且在饼里加了一片扁而长的夹肥夹瘦的肉，我想，我也来一块吧，就对服务员说，我的也加一片肉吧。服务员听我说完，脸上满是奇怪的表情，像没有听懂一样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服务员才恍然大悟，说，这是培根。我一听，心想，不是我眼花了吧，我看到的明明是一片五花肉，怎么叫培根呢？我不放心，就又用手指指那片肉：是这个啊。服务员肯定地说，是这个，是培根。我听了，只好讪笑，说，就加个培根吧。话说完了，我还是心虚。说实在的，长这么大，我真的不知道这片扁而长的肉叫做培根。我低下头看柜台上的文字，发现还有加“芝士”的，一看“芝士”，我又紧张了，“芝士”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又不敢问，怕被笑话老土呢。

其实，我是知道“培根”的，小时候就知道了。教科书里告诉我，弗朗西斯·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、哲学家。他不但在文学、哲学上多有建树，在自然科学领域里，也取得了重大成就，被马克思称为“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”。培根有句名言叫做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我们在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这句话挂在墙上，作为对学子求学的一种激励。新华书店的墙上也镌刻着这句话，每次去，我都会看一下，琢磨其中的含义。但是，除了知道的这个“培根”外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真的不知道“培根”还是一种肉，在小吃店面前，我感到一点力量都没有，很是惭愧。

在百度上查了一下，才知道了这个“培根”的由来：培根系由

英语“Bacon”音译而来，其原意是烟熏肋条肉或烟熏咸背脊肉。培根是西式肉制品三大主要品种（火腿、灌肠、培根）之一，其风味除带有适口的咸味之外，还具有浓郁的烟熏香味。培根外皮油润呈金黄色，皮质坚硬，用手指弹击有轻度的“卟卟”声；瘦肉呈深棕色，质地干硬，切开后肉色鲜艳。

原来，“培根”的另一种定义早有出处，我却一无所知，说起来还读过几天书的，真是羞愧。

于是，想起辜鸿铭的一段逸闻。有资料说，辜鸿铭自幼熟读莎士比亚、培根等人的作品，学博中西，号称“清末怪杰”，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、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。他翻译了中国“四书”中的三部——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，创获甚巨；并著有《中国的牛津运动》（原名《清流传》）和《中国人的精神》（原名《春秋大义》）等英文书，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在西方形成了“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，不可不看辜鸿铭”的说法。

我说的这段关于辜鸿铭的逸闻，是多年前在杂志上看来的，也不知确否。逸闻说辜鸿铭是清末遗老，但也很合潮流，他去大学演讲，怕新式学生笑话他，开场白就说，人家都说我是一把老夜壶，但我这把老夜壶也是洒过香水的。学生听了前半句，表情愕然，听了后半句，哄堂大笑，很快就和辜鸿铭亲近起来了。

我在想起辜鸿铭这段逸闻的时候，也想，我要不要也洒点香水呢？尽管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未和香水亲近过。



一本留言簿

■文/蒋裕清

一本土黄色封面的日记簿又摆在了我的面前。36开本，100页，贴布硬封，边角已稍有破损。封面印有繁体字“体育”二字，一根标枪，一个篮球，一块铁饼，一只羽毛球拍，几道C字形跑道。内页是那个年代普遍使用的淡黄色粗质纸张，上面布满星星点点的褐色小点，稀薄处甚至还有小天窗。这是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印记。购买这本日记簿，我花了四毛八分钱。这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近乎奢侈，即使在当年的城市里，互赠此类簿本也是彼时非常流行的时尚。

这是我珍藏了52年的高中毕业纪念簿，里边有50多位老师及同窗的临别赠言，还有每位的通讯地址。50多年来，它陪伴在我身边，给我以动力和警示，嘱我以自省和谦卑，催我奋发，也教我珍惜情谊。

首页是我用圆珠笔勾出的太阳初出地平线的背景，“展望吧，美好的未来”八个粗体字是给自己的自勉语，喻示着当年风华正茂的我的雄心壮志。从第二页至尾页，便是同窗校友和老师的赠言，有用圆珠笔写的，也有用毛笔、钢笔写的，密密麻麻。除大部

分中文汉字外，还有用俄文表述的，更有一幅海鸥翱翔大海的画面，可以说是句句箴言，字字珠玑。尤其是外语老师许惕所赠的谚语：“困难像弹簧，看你强不强；你强它就弱，你弱它就强”，更是让我受益大半辈子。

我不知多少次翻阅这本册子，那些赠言时时响在耳边，激励着我加倍努力学习，勤勤恳恳工作，时时处处注意钻研新知识，积累新经验，作出新成绩。现在退休了，再次翻看就多了一份思念之情。当年同窗校友一张张脸庞在脑海闪现，一个个青春的身影在眼前晃动。你们还好吗？你们都在哪儿了？前年，一场同学聚会，让分别了50多年的我们再次重逢。面对一个个白发老人，我们感慨万千。几十年的奋斗，几十年的坎坷，有酸辣苦甜，也有潇洒喜悦；有精彩辉煌，也有遗憾悔恨。

留言簿最后一页是我当年用毛笔写下的打滑诗：诸君赠朗文，吾必牢记心，今后循其行，事事为人民。一朝分西东，天涯若比邻；众友徒心善，作言谢友师。这几句顺口溜，引来儿孙们的兴致。我向他们讲述着当年，鼓励他们去勇敢实现自己青春的梦想。